

第一章 秘密行动

早起的时候，周大禾的两根手链断了。他有点心惊。

他很久没有醒这么早了，公司的会议都会将就老板的时间，他说几点开那就几点开。他自认为“色厉内荏”，员工却很怕他，说他还未走近就能听到他的两个睾丸叮当作响，有一次开会，一个部门经理迟到两分钟怕当众被骂，生生没敢进来，宁愿结束了之后唯唯诺诺地到老板的办公室专门被骂。

老婆鲁颐以前总是当着孩子的面夸他，你们看老爸的身体能打老虎！周大禾吃的多、精力旺、绝少生病。不过这些年鲁颐的态度变了，语带奚落又含蓄：人不服老不行，该养生的时候就要养生。

他逞强，养生不是老年人的意识形态么，什么时候见过年轻人早早上床的。女儿周小苗说过“青春都是耗过来的”！老子已没了青春，可我还有精力耗！

他昨晚和还在读大学化学系的周小苗聊得很晚，自从他用了微信，周小苗和他的交流就多了起来，不似以前发短信，根本都不大理会，难怪电信干不过腾讯，原来和年轻人沟通，只要换成他们的方式就可以，不就是换一种介质吗！

最近周大禾还真是感觉越来越疲倦，尤其是会阴部经常会痛，那可是要命的地方，他偷偷上床早睡，醒来时还是发现精力不济。他又背着鲁颐偷偷去了医院，他怀疑是不是那里使用过度出了问题。鲁颐和他同一屋檐下但基本分居，没有矛盾没有原因，就那么自然地分开睡了，不能让她怀疑他作风上出了问题。

他背着她干过一些事，他怀疑她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，女人即便不掌握事实，凭直觉也能意会到很多东西，如果放到前几年，她会翻天覆地，如今她是否已经越来越懂得装聋作哑？那是宽容还是放弃？

或许因为这疲倦和多虑，早上醒来拿手机，意识不清碰到了床头柜？总之，那么结实的手链还是断了。

手链一根是女儿周小苗送的，一根是苏秀丽送的。他一并戴在手腕上，老婆可能以为那都是周小苗送的，并不曾问过。

周小苗说她的手链是贺兰石的，说不上是褐色还是绿色，她说是在宁夏旅游时花一百块钱买来的。周小苗经常送他粗犷的手链还有夸张的骷髅项链，他想怎么男人喜欢送女人首饰，如今女人也喜欢送男人首饰？

“你不能送我一块表啥的？”他问周小苗。

“我买不起！”

“切，你怎么还有个有钱的老爸吧！”

“我可不能乱花你的钱。”

周大禾对周小苗还是非常满意的，这孩子淳朴节俭，这品质在富二代身上快绝迹了，这点很像他。看到他总把旧东西留着不让扔，苏秀丽经常撇着嘴说：“节俭真是个坏习惯！”

长子周小斐可不一样，从来都要最好的东西，幼儿园的时候玩的都是车模，那时周大禾还刚创业，一看鞋拔子大的缩微汽车就要上千块，当时就拒绝他。周小斐哭闹，他一巴掌甩过去。鲁颐则会偷偷买给他，以后周小斐从不在周大禾面前哭闹，他只跟他妈闹。

好在周小斐长大后一表人才，没混球到玩“车模”的境地，他说他感情上

还是有洁癖的。

他有一次当着周小苗的面呵斥周小斐：“你得向你妹妹学习！别什么奢侈要什么！”

周小斐没说话，周小苗则护着哥哥：“老爸，你不懂，哥哥他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！不像我，和孔融似的，明明喜欢大梨却拿了最小的，你们还表扬我鼓励我。”

这句话周大禾听了琢磨了半天。

苏秀丽送的那根手链他以为是菩提子，苏秀丽说他“老帽”，菩提浑身毛孔有这么光滑吗，那叫砬礞，虽不是稀世珍宝，却是庙里求来的，可是请高僧开过光的，护佑辟邪。

越这么有讲究，断了越让他不舒服。

司机魏彪打来电话，问他今天有什么吩咐。他本能地拒绝了，说我另有安排。挂了电话，他就觉得自己过于敏感了。这次去北医三院可是正大光明地拿医疗检查结果，怎么还和上次一样跟做贼似的。魏彪也是跟了自己十几年的家臣，未必不懂什么不该和鲁颐说。

周大禾选择了北医三院做检查，是因为那里留有他的“案底”，10年前的“案底”。

没使唤魏彪，周大禾只好出来打的。

他戳在路边，感觉很久没接地气了，八点钟的大街都是匆匆忙忙奔活路的上班族。他想自己年轻的时候连打的都舍不得，都是追着尾气挤公交，后来毅然辞了公务员的铁饭碗下了海，爹和娘哭天抢地骂他自毁前程，他们见过最大的官可是村长，儿子能混到部委见到部长那真是祖坟冒了青烟。

一个算命的曾捏着他的手说，这手像女人的一样柔软，适合当官，手软心硬。他自己则对体制内的漫漫发展长路毫无信心，下海过了几年苦日子，如今终于熬出来了，公司资产上百亿，上万人等着他给工钱吃饭。他发现那些做得比他更大的老板的终极目标又在回归仕途。比如他的死对头美包公司

的老板付天泽。

周大禾拦了两辆空车，司机莫名地向他晃着手机，然后开走了。

再拦了两辆，司机均不等他上车先发问，“你去哪？”

“北医三院。”

司机摆摆手，扔下一句“我得换班”就开走了。

“早高峰换班？”周大禾有些动气，才发现什么时候出租车都这么有市场主动权了？一个不怕投诉的司机，可见制度是不起作用的。

终于又有一辆空车停在了周大禾面前，这次不等对方发问，周大禾先拉开车门迅速坐到了后座上。

司机对他说：“你可真幸运，前四位我都没拉。”

“为啥？”周大禾纳闷。

“都是死堵的地。你去哪？”

“北、北医三院！”周大禾底气不足。

“呦，你这不是死堵，是堵死的断头路啊！我看你空着手，想必就是个起步价的地，没想到有病啊你。师傅，你还是下去吧，那地儿我去不了。”

“你还是去吧，我有急事，等不了别的车了。”周大禾带着愠怒。

司机看周大禾面色不快，看来他铁了心是不下车了。

“你可别到了附近让我一个人堵着，你下车跑了。”司机先讨价还价。

“放心吧，咱有诚信！”

北医三院面前的路是条断头路，三个方向的车到了此地没处掉头，周大禾记得几年前也堵，但没有现在堵得这么彻底。到了北医三院的路上，所有的车就像被抽走了能量一般一点点挪动。

因为一条行车道彻底变成了北医三院外静候车位的临时停车带，等着三院十几分钟放行一辆进去。几年前堵车那是因为北医三院硬件凋敝，根本没有足够的停车位。如今崭新的医疗大楼冲天而起，该配置的硬件仍然缺位。

看马路变成了停车场，行人开始像珊瑚中的游鱼一样四散穿梭着。司机盯着看，然后阴郁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这路上的人，都是老天爷不要的，好多都

是僵尸，哎——你要看出僵尸来，得有六维视力，看普通人只需要三维视力。”

周大禾听得惊悚，向外看去，果然过来的几个行人都是面容木讷肢体僵硬，他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行走的僵尸。

车子就堵在距离北医三院门口二十几米远的地方，旁边是一个狭窄的独立小院。小院的口开在角上，正对着一个岔路口。周大禾第一反应是这院子的大门朝向风水不好，做什么买卖都可能挂了。

继而发现，院子里面的制冷设备呼呼作响，偶尔有灵车和戴着白花黑纱的人进进出出，面容戚戚。突然意会到那是一处“外挂”在三院体外的太平间，竟开在喧闹的马路旁边。

“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从这儿抬出来，人一辈子最终不过是在等这一刻的送别。”他不忍再看。瞄了一下计时器大约六十多块钱的样子，他掏出一百块递给司机，“师傅，别找了，都不容易。”

司机见他要下车，明显不快的脸顿时堆满了笑容，“呦，谢谢您呐！”

他又扫了周大禾一眼恭维道，“我这六维视力看你不像有病的样！”

周大禾在泌尿科诊室外候着。

看来不能有秘密行动，否则只能全部自己打理。按常规，他只要现身见见医生，其他一切魏彪和秘书就都打理好了。

十年了，现在唯一的变化是诊室的门紧闭着，以前门是开着的，挂着半块颜色惨淡的布帘，即便关着，病人也会时不时推开门窥探里面的人看完了没有。

十年前，他被苏秀丽连哄带蒙拉过来检查，她到底要看看他的精子能不能让她怀上孩子。

那次周大禾进去竟然发现是个女大夫，那时他还年轻，毕竟才四十多岁，虚荣心还是有的。他马上涨红了脸，到这里来的都是那里出了问题的，在女大夫面前这一点虚荣和自尊似乎都被褫夺了。

“脱呀，别磨蹭，外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！”女大夫看似五十多岁了，已阅

人无数。

他尽量自然点，内心窘迫得像处男。

第一次有人大白天这么面无表情地审视他最隐私和最得意的所在，而且随时还会有人闯进来被撞见。女大夫没有任何矜持地在他会阴部四处捏，然后问他的感受。

“这疼吗？”

“不疼！”

“得过什么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性生活正常吗？”

“正常。”

她开了单子，让他去验精。

他出了诊室就懵了，他想接下来是不是该去厕所自撸？刚好见到一个路过的男大夫，他难为情地给他看单子。

大夫扫了一眼单子，指着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，“喏，那是取精室。”

“自己去？”问完了他就发现这是他今天说的最二的一句话。

“你觉得这还需要大夫帮忙吗？”

他赶忙收起单子走开。一个男人打开门，手里捂着个尿杯样的东西溜出来。他赶忙闪身进去，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架单薄的沙发……

他非常懊恼，他是被骗来的。

苏秀丽问今天陪她去看医生好不好，她怕她子宫是不是长了肿瘤。他笑她夸大其辞，顶多是肌瘤，说你自己去好了，去妇产科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。鲁颐怀孕时，每次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去产检，他只等到她生了的那几天在医院陪过她。

苏秀丽不依，她撅着嘴撒娇，像猫一样在他身上腻着他缠着他。他喜欢她在床上这样，每次都挑拨得他血脉偾张。

可见手段要用对地方，她床上床下经常一个策略，效果就明显不同了。

他不为所动，但是苏秀丽就是有韧劲，她能够不停地磨下去，他就没办法了。他发现刚烈的女人往往爱情都不成功，能撑到最后的都是那些有韧性的。

就像他认识她时，他并没有认真，她却抱着天长地久的决心。

到最后他发现，一段感情的主动权往往是攥在女人的手里的。

他和她的缘分来自一场西南某分公司的财务造假事件。

恰逢西南地区正要举办一场高端论坛，当地政府宣称要办得媲美博鳌亚洲论坛，因此投入大量资源打造这一高端品牌。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王志强借此论坛成功营销因此业绩飙升。

公司的CFO火眼金睛，可不是吃素的，审查后发现西南分公司的报表存在业绩造假。这一下周大禾火了，连自己的老板都骗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。

王志强没有亲自来负荆请罪，却先派了财务苏秀丽来，按级别苏秀丽只够和总公司的财务部先交代情况，但苏秀丽却直接闯进了周大禾的办公室。

苏秀丽见了周大禾就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年轻没有工作经验，把许多数据都弄混了，都是自己的错，和分公司没关系。

周大禾也是商场上枪林弹雨过来的，什么场合没见过。她一哭他却慌了，他手下的女将全都是强悍的中性，女人当男人用，从来没人敢和他掉眼泪。苏秀丽的话他当然不信，如果她撇清自己他还有应付的话术，但她却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只求他给她一次机会，让她回去再好好做一回明明白白的账。

她哭得梨花带雨，饱满的胸起伏不定，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要比其他女人大好几个尺码，而且她要是个丑女人也就罢了，偏偏她是个皮肤白皙娇艳动人的美人。本来是她做错了事来请罪的，她哭得反而像受了委屈。周大禾心软了。

审计部门的员工看苏秀丽进了周大禾的办公室有点惊慌，审计的头微微一笑说，我们老板什么路子，别忘了他最厌恶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。

过了一阵子苏秀丽就从周大禾办公室出来了。娇俏的脸上不落痕迹，神情平静。别人无法判断她是否被老板赶出来了。

苏秀丽回到西南区后，王志强发现北京总部果然没有就这件事追查下去，心绪安宁了许多。

苏秀丽专程来北京谢过周大禾。她主动约他吃饭，底层员工约老板吃饭似乎不符合规制。周大禾猜想她可能受命于王志强，或者是她自己向老板暗送秋波，但并没有推脱。一个饱满性感的女人再装得一本正经，骨子里的风情却挡不住男人对她的幻想，周大禾发现自从她和他哭过，他一想到苏秀丽就像回到二十岁的年纪，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变得比厕所还肮脏。

不能不说年龄对心理有种暗示，他那年四十出头身体无恙，但总忍不住会对着镜子仔细翻弄头发。鲁颐抢白他，别找啦，没有白头发。

有一次他刻意把下午的会拖到了晚上十点，属下困得人仰马翻，有人偷偷抱怨“政治局的会也不过五个小时吧”！但是他还是斗志昂扬。这让他莫名兴奋。

他见到苏秀丽的时候，就带着这种兴奋。起自意念最阴暗处，延展至最现实的部位。

苏秀丽面含羞涩，看着他说：“我以为老板都是面目可憎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你和他们都不一样，亲和、沉稳、帅气。”她看他的眼神没有敬畏和卑微，像一个小女生看着她仰慕的男神。

“呵呵！你胆子挺大的，越过执法部门直接上诉到老板。”

“人家没办法嘛，你是个好老板，因为你仁慈。”她娇嗔又认真。

他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很受用。

那一顿饭，他们都吃得心不在焉，从餐馆出来，周大禾发现她选的餐馆就在她酒店的旁边。

“我对北京不熟，不敢走太远。”

“喔！”

“愿意送我回酒店么？”她含蓄又毫无掩饰。

他们才第一次单独相处，她是他的下属而且还有污点，她或许受命于王志强，或许别有用心……他有很多理由阻止她的诱惑，但最终他还是送她回了酒店。

鲁颐敲打过他，说许多女伴提醒她要盯紧自己有钱的老公。她说对自己的老公有信心。他们从贫贱夫妻走到现在，儿女和财产割舍哪一个他都会伤筋动骨，损失惨重。

周大禾对女人也没有太大的信任，在于他认识鲁颐之前只有过一段结局令人沮丧的校园恋情，那个姑娘优秀美丽，但是始终徘徊在周大禾和班长之间。她接受周大禾的馈赠、帮忙以及情谊，甚至和他暧昧，他认为他们已经是恋人，但她摇摆和纠结就是不下决心，班长长得比周大禾帅，家境比周大禾体面，但周大禾怀疑他和全班女生都暧昧过，他对女人怎么可能有标准有原则。不像他周大禾，只和这一个女生暧昧。

毕业的时候，她终究跟班长走了。

如今周大禾想起来仍然会不平衡，他虽出身农村，但好强上进，情感丰富，有巨大发展潜力，怎么女人一般都看不上他呢。找老公难道不是一种价值投资吗？女人的难题往往在于，年轻时不具备价值投资的眼光，年龄大了又失去了价值投资的机会。

鲁颐则不一样，她坚信周大禾是一只潜力股，虽然有一段时间他跌得一塌糊涂，但最终证明她的持有是对的。她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辅佐他、照顾他。他感念她，这或许是她对他有信心的原因。

他没有不轨，或许真是因为受的诱惑还不够大。他有机会接触很多女人，但都没有苏秀丽这么直接和大胆的。后来她告诉他，老板难道不是更容易被勾引吗？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加孤独和孤立。

这是他第一次和鲁颐之外的女人开房，他进了酒店想装得熟稔些，把手包规矩地放在茶几上，却没发现拖鞋，她说如果外面找不到拖鞋就一定在衣柜里，然后他拉开衣柜拖鞋果然躲在里面。他龇着牙笑了。

他有点笨拙地穿上，想去卫生间洗浴一下。她则拉住他一下子抱住，她的胸紧紧抵住他的身体，用脸和唇摩挲着他的脸和脖子。

他的下身一下子变得坚硬，晕头涨脑地解她的衣服。她穿的那条裙子把她身体包裹得很紧，使她的身材被凸显得玲珑有致，他像剥香蕉一样把她的裙子从肩头扒开向下褪，但是却卡在了胸部，他用力向下拉扯，她白嫩的怒耸的胸终于露出大半，裙子却没法褪下。

他情急用嘴含住，因为太用力，她忍不住呻吟，他一只手在裙子后摸索拉链却无果。她伸手到腋窝下从侧面拉开了拉链，她整个人被打开了……

他把她像猎物一样扑倒在床上，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亢奋的猎豹，不知是他的粗鲁弄疼了她还是她忍受不住，她一边呻吟一边抗拒地推他，这激发了他历久弥深的雄性底蕴……那种释放的快感！

她是那样新鲜、柔韧、美味，于他就像初识荔枝、海胆、鱼生等一切知名的美味，原来是这样的味道！

完事后，她蜷缩在他身边紧紧贴着他，他静静地仰卧着一动不动，她不确定她是更有主动权了还是失去了主动。

理智在荷尔蒙不作祟的时候迅速地附体，他问她：“是王志强让你来帮西南区开脱的吧？”

“呃，也不是，他说我自己犯的错就自己承担。”

“哼！跟着自作聪明的人没什么前途。”

她没说话。

“他不诚实，又一错再错。你以为掌握老板的隐私不是一件更危险的事吗？”

她有点发冷，抓着他。

他对她说：“你别在西南大区了。到北京来吧！”

“调我到北京总部？好啊，可以每天看见你。”她喜形于色，忍不住胡乱吻他。

“来吧，我养着你，别工作了。”

“我不要，我得工作，你能养我一时，能养我一辈子么？”

“你觉得我养不起？”

“别以为我要的只是钱。”

“嗯？”

她俯身上来压着他，胸因此变得愈发有重量，狠狠地咬他一下；“我要你！”

他“中了”美人计，却没有放过西南大区。他授意公司的审计部门对西南大区深入查账。最后发现问题果然比现有的业绩造假更严重。

王志强被传到北京觐见周大禾。

“西南大区向来都是业绩最好的，你能力强，这我知道。”周大禾语气克制，然后问王志强，“不过西南区现在查出来这么多问题，假账，行贿，索贿……你怎么解释？”

“老板，您知道，呃，现在竞争这么恶劣，不用些非常规手段怎么可能有可观的业绩。这不是我的绝活，兄弟们应该都通晓这一套吧。”他辩解。

“OK，这就算你为公司考虑。那短了的五百万营销费用去哪了？”周大禾追问。

王志强不说话了。他自恃每笔账不求做得隐晦，只要都有名目就很难被追究下去，但这笔钱连说辞都没了。

“这个是不是够坐牢了？”

“老板……”王志强出汗了。

“我可以放你一马。你也算给公司立下过功劳。以后你如果还在这个行当混，别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就好。”

随后，总裁办下发诏书，西南大区财务人员苏秀丽和西南大区总经理王志强同时被解聘。

苏秀丽并不乐意到北京被雪藏，她问周大禾是否同意她不碰财务换个部门。周大禾说你在北京公司的话那结果就不是我解聘你，而是我老婆解

聘你了。

苏秀丽终究没有强求，她定居在周大禾给她安排的三元桥附近的一栋公寓里，那里出来就有一座商场——凤凰汇，就像帝都很多商场，除了餐饮能吸引人流，其他买卖都一片萧条，她除了吃饭对那并不感冒，对两站地路程的燕莎也不屑，她说人傻钱多的土豪才去那儿，她开着白色的宝马 X5，经常流连在新光天地和国贸商城。

她倒也安分，从不提过分的要求。她不介意他重大节日一定要陪家人，甚至还和他强调：“情人节你一定要和你老婆在一起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不想和我过？”周大禾不解。

“你不能顶风作案。”苏秀丽白他一眼。

只要鲁颐不出来作梗，她就安全。她对他倒像有充分的信心。

她也奢侈，但不会赤裸裸的张嘴向他要钱。

她无聊时跑遍三元桥附近的美容院，时不时也去聚会，回来会和他唠叨，今天和几个自诩名媛的女人下午茶，那个光头地产老板的老婆和我们炫耀 Cartier 的戒指，我就只好恭维她啦，哇，太炫了，回去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个。老公，你给我买那款 Tiffany 黄钻戒指好不好，比她的上档次多了。别以为只有她的老公强！哼！

周大禾真的就去给她买，掏钱的时候觉得男人真是贱，花了大把的银子还觉得很得意。

更多的时候，苏秀丽的要求都很正常和合理。她想要他的时间，她憧憬说能否和他有个家，她还想给他生个儿子……

但是周大禾却很怕她提合理要求，反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所以他乐得满足她提出的“无理要求”。

她以陪她去三院检查子宫肿瘤的借口拉他到了医院，她和他说了实话。

“你能不能去生殖科去检查一下，别有啥问题。”

他一听哭笑不得：“我能有什么问题，除了你，我洁身自好。”

“你不是说偶尔会阴会疼吗？”

“切，那是用力过猛。”

“反正你得去检查，我为啥这么久怀不上，我输卵管、卵子全都没问题，我连阑尾都查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”

“你是处心积虑想要孩子么？”他这才明白原来苏秀丽在这方面用心良苦。

“看你说的什么话？我这个正常女人的要求过分么？你不能给我名分，难道还剥夺我要孩子的权利？”

她口气强硬却开始抹眼泪，她的哭有很多种，黯然神伤的，隐忍委屈的，默默流泪的，但不会大哭大闹，她知道火候在哪里。

“既然来了，检查一下又如何。嗯？”她又好言相劝。

他只好牺牲了一次自尊。

周大禾怀疑现在的症状是否是十年前检查结果的恶化。如果不是那次检查，他永远都不会怀疑自己那里会有问题。

当年结果出来后，他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是，他怎么可能是“弱精症”！

看结果的是个男医生，语气轻描淡写：“喔，不是要命的问题，很多人都这样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这还不要命么？”

“就是精子正常，活力不足，跑不赢大势，不到终点就挂了。没法让女人怀孕。”

“如果这样，我的一对儿女从哪来的？”周大禾冲动的甚至想举证床上的状态来证明他的小弟弟绝无症状。

“精子弱，不代表你就弱。这病是渐进性的，现在弱不代表以前就弱。”还是男人了解男人的感受。

“有治么？”

“可以治,但不一定能治好。你能治疗自己,你能控制环境么,吃的喝的呼吸的,都有可能损害你的精子。”

“要治疗么?”周大禾自言自语。

“那要看你还想不想要后代了。对了,你已经有儿女了,这病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打紧的呢。好好回去过日子吧,对性生活没有影响。”医生说。

是呀,女人只在乎他的状态,谁在乎他的精子质量。他有些释怀。但是苏秀丽要的却是他的健全精子。

她如丧考妣,哭得很崩溃。你看,我说的没错吧,我就怀疑精子可能有问题。

她要求他再做一次贡献,她要做试管婴儿。

“疯了吧你。”周大禾愠怒。

“告诉你吧,我选择北医三院,就是因为这里有中国的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啊。老太太还能出诊最好,不能的话这儿的水平也能代表全国最高水准,中签率肯定会高。”

他不肯,说什么也不肯。

她平静地看着他:“你知道试管婴儿是怎么做的吗?女人要提前一到二个月打黄体酮,因为不是正常受孕,要靠这个药物维系孕环境,体外生成的胚胎移植到子宫能成功挂上的话,黄体酮还要一直打,长的要打到好几个月,一天一针,你想想屁股该打成什么样了,眼比筛子都多吧?能受得了这个罪只是过了一关而已,有怀了8个月成功在即胎儿莫名其妙流产的,非正常受孕一切意外皆有可能。一切都要重新来过。”

周大禾听得惊悚,“那你何必要受这个罪。”

“无论如何我要试一次。这个过程受罪的是女人,全程不要你跟,你只要去取精室做一次贡献就行。以后成败和你无关。”苏秀丽斩钉截铁。

他还能说什么呢,终究还是去做了一次贡献。

他给她在北医三院附近的高档社区租了一套房子,发现以三院为核心的地域,即便是地下室,房价都大大超出市场基准价,目标消费群就是奔波于北

医三院做试管婴儿的苦命夫妻，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，两年、三年甚至是绝望的经年累月。

周大禾又买断了一个以三院为据点的黄牛，为的是能持续给她挂上号。他能做的也就这些，他其实并不介意她的成果。

这是一场身体和心灵上的挑战！他想起来时问问她进展怎么样了，她就和他说一说目前都到了哪个阶段了，她说还好我年轻，促排卵时一下子能取好多卵子；过一段时间她告诉他，他们的胚胎发育良好可用的有好几个，一个年纪大的妇女在这个试管培育期就没成功，哭得不行；再过一段时间，她说胚胎移植手术顺利，只求上帝保佑能挂住，千万要挂住……

或许意识到他不肯再做第二次贡献，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或许北医三院有试管婴儿之母的加持“中签率”就是高，苏秀丽无比幸运的一次成功，医生给她种了两个胚胎，十个月的焦虑之后苏秀丽生了一对龙凤胎。

除了周小斐和周小苗，周大禾从没想过自己命中还会再有子嗣，他说不清带着什么感觉去看她，看他们。

北医三院十年前的产房破落得竟然肯花钱也没得单间住，最好的也是三人间。他到了走廊正赶上护士给初生儿洗浴，一辆一辆婴儿车擦身而过，他偷偷跟过去看，脱光的小孩竟然放在洗浴室池子边，护士手脚麻利得像洗萝卜一样对着水龙头冲，小孩子手脚愉悦舞动没人哭泣。

他又跟着婴儿车回到产房，每个家属都下意识看小孩手腕的手环，辨认是否是自家的孩子。他看着襁褓里刚沐浴过的两个安详的小孩，和当年看着自己和鲁颐的孩子一样感动！

“我已经有四个儿女，即便这里再有问题又何妨？”他恍惚回到现实，在诊室外尽量释然。

此前就诊时医生调出了他十年前的病例，不置可否，没法判断十年前精子活力不足就能说明他现在有什么大问题。医生开了几张单子要他去做更详细的检查。

“请十号周大禾去二诊室就诊!”现在医院终于搞得和银行一样了,老百姓貌似上帝其实是乙方。叫号的广播叫到了“周大禾”,他站起来又觉得不对,他是十一号。

为了确认他把病历本给分诊台看,另一个人则匆匆忙忙奔向了二诊室。

护士扫了一眼病历把本子扔出来:“回去等着。不是你。”

他不多话,有些场合多说一句就会遭到抢白。于是他看了一下屏显,果然名字不是他,是“周大河”。

很快也就轮到他了。

他进去的时候,和他同名的那个男人是哭着出来的,一脸仓皇和绝望,周大禾因此神经变得愈发紧张。

老大夫就是让人有种信任感安慰感,他怕是得有七十岁了吧,戴着眼镜把检查的单子举得和眼睛几乎没有距离。

“嗯,问题不是很大!”

他只顾看病历没看周大禾,这一句宣判却足矣,周大禾像被豁免了重刑一般一下子释放了下来。他几乎相信拉他来医院的出租车司机真的有六维视力了。

“和刚才那位一样,也是前列腺的问题,你要庆幸不是癌症啊,开点药先吃一段时间看看。”

老大夫又努力伸长脖子,让眼睛离电脑很近,开始开单子,有点“神医喜来乐”的喜感。

从门诊楼出来,周大禾觉得北京恒久乌蒙蒙的天都是蔚蓝色的。他站在急诊通道口,头向上仰望着,如果他打开双臂,就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的剧照。以前他误以为那是地下停车场的入口,后来发现三院根本没有地下停车场,这个通道只是为了方便救护车出入地下急救室。

救护车来往的频次并不多,如果太过频繁,他会有《悲惨世界》的感觉。他仰头伫立片刻,一辆救护车还是来了,焦灼地经过周大禾,停在急诊科门口,护工迅速从车上抬下两具担架,其中一个应该是女孩子,她红色裙裾的一

角从包裹严实的白色床单里露了出来，尤为刺眼。

这让周大禾愈发有一种被放生般的侥幸，他掏出手机给魏彪打电话，让他到北医三院接自己。

“马上就到，陆敏告诉我了。”魏彪的语气严肃、不安。

周大禾有点莫名其妙，我什么时候和陆敏交代过我在北医三院？

陆敏是周小苗的闺蜜，周小苗很多话不会和爸妈讲，却很乐意和陆敏交流。

周大禾总觉得陆敏虽然不过比周小苗大了四岁，却有着远超年龄的稳重和机敏，她毕业就到了周大禾的公司，因为学的是新闻，所以很快升任公司的PR总监。

不知道背景的自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毕业几年就坐到这个位子也算坐了火箭般的升迁。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，陆敏的老爸是周大禾的创业伙伴，如今的公司董事、副总裁陆峻。

因为这层关系，陆敏除了PR总监职位，平时还像周家的私人秘书，许多事都帮忙打理。

周大禾正在狐疑中，陆敏的电话打过来了，语气压抑着不安：“小苗她出事了。做实验一氧化碳中毒，被送到了附近的北医三院。我看您今天不在公司，先通知鲁阿姨和魏彪过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周大禾脑子嗡了一下。早晨那种不祥的预感被激荡了出来。

“化学系老师说实验室当时就两个学生，一个是小苗，发现时两个人都昏迷了。您别着急，救护车来得挺快的。希望抢救很及时。”

他边举着电话边下意识地向急诊室方向奔去。有一年他公司巨亏欠了银行和许多债权人的钱，被围堵在办公室内，保安都吓跑了，楼下是黑压压的愤怒的举着标语的人群，他也不曾害怕过，只要活着总有解决路径。现在他发现因为恐惧，脚几乎不听使唤了。

抢救室外没什么人，看不见走动的医护人员，他抓不住任何人可以询